





讀史漫錄卷七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唐高祖至玄宗

唐高祖起兵先詐為勅書發大原西河鴈門馬邑民  
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於是  
人情匈匈莫不思亂此伍被教淮南之謀也又高祖  
起兵時突厥入寇晉陽部將戰死城中恟惧乃夜遣  
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從他道入如援兵狀突厥  
疑之留二日而去此董卓入洛陽之計也古人識見



畧同或求古人已試之畧往往可以集事此其驗也  
唐祖稱臣突厥不為資其士馬也蓋恐劉武周引之  
乘虛入晉陽故以此縻之得從容入關無內顧耳方  
突厥送馬千匹互市高祖擇其善者止市其半將士  
請以私錢市其餘馬高祖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  
不止恐汝不能市也及命劉文静請兵突厥私謂之  
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  
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聊欲借之以為聲勢耳數百  
人之外無所用之觀其舉措突厥固在股掌上矣豈  
如石晉所為然至於稱臣則不可也

唐初諸雄惟李密大有識畧其所驅策皆一時豪傑  
如單雄信程知節徐世勣秦叔寶之流勇冠三軍而  
房玄齡魏徵之流為之居中謀畫又其行軍部分嚴  
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雪霜躬服儉素所  
得金寶悉頒賜麾下固一世之雄而不能成功者其  
計畫失也方楊玄感之反密為之畫三策而玄感用  
其下以敗密三策以為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南有大  
海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欲令長驅入薊絕  
其歸路此為上策其次欲令鼓行西入直取長安號  
召天下此為中策其下策乃襲東都耳玄感不從故



亡不旋踵密之識畧如此使其得自用之天下可取也及其自為則又不能遠出玄感之上何也密西據洛口東據黎陽以絕隋之咽喉固未為失筭也然上不能從柴孝和之計西據關中下不能從徐洪客之策東襲江都而徘徊洛城與世克爭一旦之命使唐公得以其間入關據圖而密事去矣豈其所用者亦下策邪玄感先從密則隋不至江都密後從孝和則唐不入關始之為人謀何其明而自畫又何踈也無乃瞬息之間形移勢敗有不能自由者邪

唐太宗之世隋氏舊臣罔不登用如蕭瑀陳叔達帝

王之後人望所歸用之是也至於宇文士及封德彞躬為大逆裴矩逢君之惡以亡其國此而不誅固以失刑矣又委以輔弼置在左右使貞臣直士與之比肩不亦羞朝廷辱當世之士邪煬帝之亡固所自致而封德彞裴矩阿縱之罪尤不可逭及江都之後化及使德彞數煬帝之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彞赧然而退人有如此大逆而太宗猶大用之是以逆訓天下也不聞丁公故事耶

唐兵之起也諸將勸以擁立代王高祖曰如此掩耳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及有相國九錫之命又



言史記金  
曰此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常非咲又曰堯舜湯  
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  
聞夏商之未必效唐虞之禪也觀此數語真帝王之  
言自漢高以來無此器度太宗不及也惜其時佐命  
諸臣無王佐之才為之夾輔故所以處此者未善耳  
誠知夏商之末不可以比唐虞則從徐洪客之畫聲  
罪致討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如湯武之征伐可矣而  
徘徊不決卒蹈魏晉之轍豈其心亦有不忍邪要之  
取天下者亦因民之耳目夏商之末固不可同於唐  
虞而隋之末亦不可同於秦世何也六國之後天下

習於縱橫故漢以六國之衆伐秦六朝之末天下習  
於禪代故唐以晉陽之甲入輔不然則民之耳目未  
可愚也然亦難以比德於商周矣

隋末群雄鼎沸跨有土宇盜竊名號者不可勝數王  
世充據洛陽李密據河陽宇文化及由江都而北竇  
建德據河北劉武周據雁門梁師都據朔方羅藝據  
幽州杜伏威據淮南李子通據江都林士弘據豫章  
蕭銑據江陵朱粲據襄陽薛舉據秦隴李軌據河西  
大小不同然天下無慮大抵皆有伯喆無隙地矣然  
惟唐得之者以其先據關中有扼吭拊背之勢也群



言身錄  
雄之中李密實建德蕭銑為正銑以梁室之胄恢復  
故疆方以昭烈未為多讓密以公卿之子為人望所  
歸其起義之迹與唐相類而名義為正至如建德真  
有帝王之畧其措置規模不在唐氏之下第才與勢  
不侔耳就三人中論之密坐失良圖徘徊岐路其敗  
宜矣銑即有成不過畫江而守皆非唐敵惟使建德  
有過人之才據形勝之地唐之為唐未可知也世安  
可以成敗論人哉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  
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曰已獲密矣士卒皆呼萬歲  
密衆遂潰此亦一奇也

李密之降唐也唐以為光祿卿有司供待甚薄朝廷  
又多輕之密遂怨望而去予謂高祖之處密不如漢  
之待黥布矣然事亦有不同者何也密非布比也布  
於楚漢投足勢移漢方藉以滅楚不得不先折其氣  
而後收其心至如密者直一楚囚耳唐徒欲除之無  
所資其用故先慰其心而後銷其望英主之駕馭必  
有以矣彼李密者唐豈不知其叛哉以為樊籠之物  
任其去來不出吾手耳

李密能得士心如徐世勣王伯當賈閏甫輩皆忠於



所事可謂難矣第其謀畫亦未有過人者密已入長安伯當亦仕朝廷見密受辱勸之出奔密已出長安朝廷降勅招之閩甫即勸之還朝此二人者皆非也密已入長安勢不可復出出則死密已出長安勢不可復入入則死而二人之畫如此徘徊死生之際決筭無人安得不敗邪

武德中幽州沙門高曇成擁衆起兵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為邪輸皇后改元法輪後為高開道所并此可作一咲沙門為帝尼姑為后當令何人作太子也

宇文化及之在聊城也竇建德謂其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化及弑逆乃吾仇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攻聊城生禽化及先謁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噐場帝盡哀撫存百官然後執化及之黨集隋官而斬之予讀其事壯之建德隋之編民耳猶能仗義執言雪君父之恨唐祖身為大臣受其茅土乃取而代之不有愧於建德邪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分將士身無所取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才十餘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其施為規畧亦豈出唐氏之下哉然竟不能成者才不逮也嘗



言史漢錄  
以為建德之才不逮項羽而德義過之即帝業不成亦草昧英雄之冠也

封德彝之降也高祖以其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于上上悅尋拜內史侍郎甚哉高祖之暗也即已知其諂巧矣則所謂秘策者無論何事皆其諂巧之實而忽為悅之何其無特操也使遇漢祖直烹之耳安所効其秘策邪

王莽之篡漢也劉歆為之著符命王世充之篡隋也孔穎達為之草禪儀二子皆名儒也為利害所惑以至甘心從亂故孔子之許由求惟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以升堂高第所許僅如此臨大節而不奪亦士之所難矣經術之士必如二子則秦人焚書恨未盡也悲夫

竇建德行事然有過人處試舉一二如滑州刺史王軌為其奴所殺携首詣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及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其旁州縣亦皆望風降附光武之侯寵奴不及是也李世勣以其父被虜不得已降建德已而歸唐群臣請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項羽之烹陵母不及是



也第無論其成敗英識偉度迥出群雄矣世不又出  
成敗興亡之機有一言而定者此士之所以貴智也  
秦王圍王世克而竇建德救之合兵數十萬水陸並  
進其勢盛矣蕭瑀屈突通等皆以為世克憑守堅城  
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不如退保新安  
以乘其弊諸將皆以為然惟記室薛收曰世克保據  
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惟乏糧食為  
我所持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  
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  
方始偃兵無日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慎勿與

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  
德既破世克自下不過兩旬二主就縛矣秦王從之  
已而建德世克一舉而敗秦王振旅長安面縛二主  
功名之盛振古所無皆薛收一言之力也當時謀臣  
猛將布列如雲而成敗之機決於書生一言故知天  
下有識之士與披堅執銳者功相萬也雖然竒謀深  
識何處不有顧用否何如耳建德迫於虎牢兵不得  
進其妻曹氏勸令乘唐之虛自滏口北進以取汾晉  
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旋師自救洛陽之圍何憂  
不解建德不能從而敗此孫子救趙之策建德能用



之未必無救於世充之亡而可以成建德之業不惟  
免於敗而已秦王能用一書生之言而二國為禽建  
德不能用一婦人之言而一敗塗地謀之所係也  
唐初諸臣以房杜為冠冕今觀杜如晦一事於君子  
之道有未純者如晦叔父杜淹事王世充素與如晦  
兄弟不協嘗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幾死楚  
客曾無怨色及洛陽平杜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  
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向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  
一門之內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為之  
請淹得免死楚客可謂仁矣如晦以盛世名卿比迹

蕭曹而不能容其叔父其於大臣之風何如也以此  
佐太宗能使禁門喋血不見於武德時邪故中山之  
相必取放麀良有以矣

唐祖開國自入關之後西克薛舉北平武周東并鄭  
夏皆秦王之功也至於江南數州荆楚交廣則蕭銑  
所據江淮吳越則杜伏威所據於天下居半也然皆  
李靖所平靖先後巴蜀平銑南定交廣及杜伏威入  
朝而輔公柘反其地靖又往平之故自大江以南巴  
蜀荆楚吳越交廣皆靖所撫定也當時諸將如尉遲  
叔寶知節世勣皆從太宗征戰策敵制勝決於太宗



諸將稟成而已惟靖專師別將平定數十州方之漢  
初則淮陰侯之已事也直難易差不同耳  
蕭銑仁君也方江陵受圍謂其群下曰天不作梁不  
可復支矣若不待力屈則百姓受惠柰何以我一人  
之故使百姓陷於塗炭即下令開門出降帥群臣詣  
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無殺掠予讀其  
事悲之假使守承平之業足為令主力屈勢窮以至  
于敗猶有仁者之言唐祖不能優禮而殺之都市誠  
何心哉  
馮氏世掌交州歷事梁陳隋唐忠貞不二皆洗夫人

主之也夫人之子馮盎繼掌州事值唐初興或說盎  
曰唐始定中原未幾及遠公所領二十州地廣於趙  
佗宜自王南越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為牧伯者不  
出吾門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為先人羞敢効趙  
佗自王一方乎遂以嶺南內附夫有尉佗之勢而不  
為王越之謀此盎之忠且智也然亦可以見唐之威  
德過於漢初矣

唐太宗以建成之彙父子之間頗不相中史臣承望  
風旨一切愚暗可咲之事皆歸之高祖其父子君臣  
不明大義如此姑舉一二事如云劉黑闥重反隱太



子討平之高祖將使唐儉徃盡殺其黨以空山東男女十五以上皆阬之小弱及嬾女摠驅入關以實京邑太宗諫曰惟德動天惟恩容衆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蚕綿之鄉今一旦見其反覆盡戮無辜恐以殺不能止亂非行吊伐之道其事遂寢又云或說上曰突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高祖從之令行視樊鄧之間將徙都焉建成元吉皆贊成其策太宗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聖武龍興光宅中夏柰何以胡寇擾亂據遷都以避之為百世笑乎願假臣數年之

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高祖乃止史臣記此二事以高祖為何如主哉徒欲歸美太宗不暇為高祖地如果有此則高祖乃一愚樸無知之人耳即以之守成尚不可保况能以一旅之師平定天下邪高祖之才雖不及太宗而其器度汪洋驅策豪傑尚出太宗之上未可以為愚暗也太宗欲自擅開創之功故善則歸己史臣欲成就太宗之志故過則歸親君臣父子之間不相顧藉如此綱常掃地盡矣而欲貽謨後世比三代之隆其可得乎

建成之死非太宗殺之也高祖殺之也何也唐之天



下太宗所取也建成元吉雖統兵畧地不為無功比  
之太宗何啻霄壤且太宗之為人高祖所知也其父  
之不容何有於兄弟然則建成之不終不待智者而  
策矣高祖誠欲全之封之大國奪之兵權可也建成  
誠欲自全力辭潛邸退就藩維可也而高祖不思居  
然以太宗百戰之土付之建成使太宗負不賞之功  
處危疑之地非事理矣夫太宗能身經百戰關地萬  
里以予其兄則誠賢也能身經百戰關地萬里而自  
處於必死之地邪非人情矣故曰高祖殺之也然則  
太宗是邪曰是何言與逼父殺兄以有天下煬帝之

### 後亡者邪

語曰伐國不問仁人當太宗將殺建成府朝官僚腹  
心如房杜長孫瓜牙如秦程尉遲皆日夜從吏猶豫  
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世勣世勣辭然太宗不重  
諸公而重此兩人非其良心亦有不泯者邪夫天性  
之愛人之所不能泯也直為利害所迫至於滅絕天  
理而其心未嘗不自知也當此之時以事勢動之雖  
投其欲事定而疑者有焉以情義動之雖拂其志事  
定而思者有焉然則英衛二公何以不諫曰不可諫  
也勢已成矣諫而止之使太宗就死地二公亦不為



也  
司馬公謂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予謂非也煬帝好  
諛矩以諛佞之太宗好諫矩以諫佞之邪正不同而  
趣世取寵其佞一也嗟夫論人者當求其心耳頡頏  
世資陰陽人主與俱上下即批鱗折檻之直可勉為  
也不亦沈屈原之魄而結萇弘之血邪  
夫賞慶刑威帝王御世之大柄也故有功必賞有罪  
必刑然功而有罪則有諫功之典貴而有罪則有議  
貴之法未有曲為遷就以賞為辱者也漢文帝之愧  
張武唐太宗之愧長孫順德失刑賞矣張武誠故舊

有功也以功議之順德誠貴而親也以親議之法雖  
不行而愧在其中矣柰何以賞辱之太宗曰彼有人  
性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  
益此非御下之言也夫匪頒之典人臣之至榮也而  
令以為辱則人主所以榮辱天下之具無乃濇乎夫  
天下之頑鈍無耻至於大辟禁之猶不能止今嘗以  
禽獸而槩不之殺則事有大於受賂者亦將其心於  
禽獸而免刀鋸之刑矣人主將何以操天下之命邪  
太宗他日曰人主即出一言何可容易此言易也  
唐初幽州都督王君廓在州多不法及徵入朝長史



李道玄房玄齡從甥也憑君廓附書君廓書發之不  
識草書疑其告已罪行至渭南殺驛吏而叛將奔突  
厥為野人所殺不識字之害至於殺身草書之禍至  
於殺人皆可嘆也然君廓武人不惟不識字亦大不  
解事豈有道玄欲告其罪而附書於已者從已不識  
字世間豈更無識草書者何不令其一辨而枉送死  
邪

突厥頡利在唐初時控弦百萬雄據北荒高祖嘗稱  
臣事之矣太宗即位未幾而俘之闕下使帶刀宿衛  
舉國為臣信不世之功也然豈盡唐之兵威能制其  
死蓋有幾焉突利可汗者頡利之侄也建牙幽州之  
北部衆多叛及討回紇薛延陀其兵又敗頡利怒而  
撻之突利遂降中國而頡利勢弱矣夫頡利之兵不  
少于冒頓而漢高之勢不弱於唐初然而桀驁於彼  
臣伏於此者冒頓之國全而頡利之勢分也故弱虜  
者必先携其黨黨携則其勢孤而制勝在我矣  
裴寂劉文静才畧雖有高下然首創大謀以啟唐室  
則皆一代元勳乃不得與於凌烟之列何也寂本高  
祖所厚而太宗忌之文静本太宗所厚而高祖忌之  
故文静竄於武德之末而寂逐於貞觀之初嗟夫亦



大甚矣太宗逐寂以為武德之際賄賂公行紀綱紊亂罪皆由寂是明以上皇為失政也受禪之初即為是言令高祖聞之何以為心所謂不改父之臣者邪以此而行仁義令萬世之後皆目不知書而後可耳漢祖唐宗皆有未央上壽之儀其事若合符節高祖自誇其功以為孰與仲多上皇亦喜太宗以胡越一家皆上皇所教非其智力所及上皇亦喜世之論者未有多太宗之遜而左高祖之誇者也予獨以為不然父子至情要觀其真不必論其詞漢祖詞雖樸倨而情意甚真有以天下悅親之意太宗詞雖遜避

乃是曲為是語以慰安上皇之心耳蓋太宗授受之際父子之恩幾不兩全幸而彌縫不至於敗故以四夷入臣歸功高祖如人臣所云此皆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非所以施之父子也父子家庭藹然相與不言而喻如嬰兒之在乳抱無一毫文飾乃是天性何至作賓主揖讓之語而相媚說不已薄乎若高祖之對上皇猶嬰兒在膝前語也此為真矣故吾以兩未央之辭高祖為厚太宗為薄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夷狄中往有忠義之性如漢之金日磾唐之執失



言身金  
思力契苾何力是也何力既破吐谷渾而薛萬均奪其功太宗欲解萬均之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群胡無知以為陛下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上善之而止此即日碑辭顧命語也可謂有士人之風矣

唐太宗臣服四夷胡越一家四夷酋長半入環衛升遐之日皆痛哭翦髮厘面割耳流血洒地那史苾契之流至欲殺身殉葬朝廷遣使敦諭乃止山陵畢日蠻夷君長為所禽服者十四人琢石為儀列於北司馬門內威德之盛上古帝王所未有也

高宗即位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一日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法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所不敢至於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此大臣之言也天下流弊有必不可革者只當實告人主使知臣下情狀就中挽回方易為力若於用人行政私徇人情公為阿比及至人主之前乃以一段公道言語裝飾門面以塗人主耳目此於勿欺之義不亦遠乎三代以下當事之臣多以此為成局有能如無忌數語者未多得也太宗子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有文武才太宗以為



類已欲立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諫而止由是與無忌相惡高宗即位無忌以恪名望素高為輿情所向欲因事誅之以絕衆望會房遺愛謀逆引恪同謀遂與荆王元景同賜自盡此無忌之謀也高陽公主宣淫敗紀與夫兄爭財互相結納遺愛夫婦自應誅薛萬徹柴令武皆與遺愛同謀欲奉荆王元景此其於法均不可宥然出夫兄遺直之訐其情未必可信議親議功之典猶當有三宥焉至于吳元恪者與此絕無相涉而誘遺愛引之并致重典不亦寃邪無忌以元勳國戚受遺輔政正當平心順理以遏亂萌而於嗣

君即位之初即殺一叔一兄二同產姊妹流功臣道宗及同產一弟豈有綱紀哉無忌之除恪固為身謀亦為高宗地也若以帝為已甥可以常保富貴矣武氏之構釁流竄族誅豈伊異人乃其甥也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戕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而敗豈恪之得請於帝邪無忌之得罪宗廟不待立武氏矣

武氏之立雖由李義府許敬宗發端其實成於無忌決於李勣也方高宗有廢立之志與武氏幸無忌第酣飲極歡復載金寶錦綿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



言皇后無子以風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未順旨及  
聞敬宗之勸厲色叱之使其能守此志始終不渝事  
未可知也及韓瑗來濟遂良涕泣極諫叩頭流血當  
此之時無忌竟無一語則已拱手而受成矣他日李  
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氏為后遂良固執以為  
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  
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勣之罪不容誅矣然使  
無忌能守素心一助諸臣力諫高宗之悔沮必有甚  
於憚遂良者柰何以身家之念忘社稷之圖自以為  
無患子孫可保也豈知武乃憾其不助復為敬宗所  
構不保其身至於李勣者不忍負李密而忍於負大  
宗吾不知其何如人矣與義府敬宗同服上刑也  
漢惠帝時城長安作十日而畢唐高宗時僱雍州四  
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何其省且速也  
高宗寵蕭淑妃王后疾之聞上幸尼寺見武氏而泣  
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將以間蕭妃之寵也武氏得志  
反譖后妃使之骨碎而死后之所為間蕭妃者乃自  
為殺身地耳此為可愚婦之戒也

唐鄂公尉遲恭晚歲閑居學延年術脩飾池臺奏清  
商樂以自奉養不復通賓客宋韓蘄王世忠謝事家



言史記卷之九  
居常乘驢遊西湖上二君可謂善保功名者矣

嗟夫彼婦之口可以死敗聖人之言豈不深哉長孫  
無忌元勳元舅也而誣以大逆謫死褚遂良顧命大  
臣也而死於謫所柳奭韓瑗卿相大臣也而刑于謫  
所皆為一武氏耳武氏之惡而以許敬宗為之羽翼  
故諸賢之及於禍其慘如此小人之使為國家可  
為寒心哉此時保全爵位惟有世勳一人作何顏面  
而不愧死彼遂良等死自其分爾無忌觀望首鼠坐  
受其成特以不肯力助亦不免於死則何如與遂良  
同諫猶有令名耶東濟出為庭州刺史突厥入寇赴

敵而死亦知不免爾

唐高宗席文皇之餘烈物力雄鉅一時將相大臣四  
夷降將如裴行儉劉仁軌蘇定方契苾何力之流皆  
負絕人之材故能鞭撻四夷廓地萬里東則平百濟  
定新羅伸威高麗立安東都護府於平壤西則平突  
厥十姓招大食波斯十六國立安西都護府於龜茲  
北則置瀚海都護於回紇以統磧北州府置雲中都  
護府於雲中以統磧南州府幅員之廣幾於混一自  
五帝制以來未始有也雖其已成之業雄才大畧  
亦可以謂能守堂構者矣制於一嬖幾至亡國女戎



固難御哉

劉仁軌既定百濟留鎮日久兵士困敝廷遣劉仁愿  
 將兵渡海以代舊戍敕仁軌率之以還仁軌以夷新  
 服衆心未安願且留鎮撫仁愿曰吾前還海西大遭  
 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未知  
 奉勅豈敢擅有所為仁軌曰人臣苟利于國知無不  
 為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自留鎮海東有詔許  
 之此即趙充國遣开豪之意也人臣為國大計不計  
 私圖若此者可以法矣彼智巧之士惟知利己不耳  
 豈暇為國謀哉

天下之亂有將成未成之機欲制其萌惟當俟間而  
 動不可輕有所試以發其機發而不可制則權首將  
 受其咎而大亂遂成上官儀之謀廢武后是也高宗  
 以武后專恣不勝其忿密召上官儀與議儀即勸上  
 廢之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  
 上羞縮不忍恐其怨怒因詔之曰我初無是心皆上  
 官儀教我后遂使許敬宗誣奏儀等與故太子忠謀  
 反因族儀等并殺太子自是天下大權悉歸中宮而  
 高宗遂為所制矣范睢入秦三見秦王先言外事以  
 防竊聽而後言穰侯太后之專誠以人主孤立難於



微言故也豈有立談之間即為草詔而不防左右之  
聽者終而不廢以國隨之故有以也故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不但不密  
抑妄發矣

高宗東封泰山從駕文武器仗數百里不絕列營置  
幕彌亘原野四夷君長各帥其屬扈從穹廬毳幕牛  
羊駝馬填咽道路此唐宗極盛時也漢武東封從四  
夷君長大都多人則過以覽示漢家富盛人主侈心  
豪舉簸蕩世界數千年中如此景象不過一二盛衰  
之故亦足以觀矣

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闢守成之主恭已節約輕刑  
薄斂以滋育培養元氣盎然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  
宋之藝祖太宗於時春也物力既盛文明日侈人主  
撫盈成之樂享熙洽之庥於是務為張皇豫大以明  
太平於是封禪禱祠土木征伐之設窮奢極欲盡發  
天地之藏以耀耳目如漢之武帝唐之高宗宋之真  
宗徽宗於時夏也文明既盛物力亦訕乃始補苴衰  
益制節謹度以名法剋核收拾煨燼漸近斂藏如漢  
之宣帝唐之憲宗於時秋也浩蕩之後骨髓既空剋  
核之餘元和亦損於是上下蕭條公私匱訕朝有好



言史記卷之  
利之政人無樂生之心如漢唐之末於時冬也此皆  
天地自然之氣默移密運而人事之得失從之至於  
幹旋化機消息氣運在聖賢豪傑必有參贊之機而  
天運亦有可回者矣

高宗東封行至濮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  
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  
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退語人曰大臣不可以無  
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以  
其言為善德玄之寡陋誠不能無愧至以不強對為

能其言甚正敬宗輸一籌矣且夫對者有盡而不對  
者無窮也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  
得錢二十萬緡高宗以問宰相劉仁軌對曰利則厚  
矣恐後代稱唐為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嘗謂善為  
國家者固當惜財節用然亦有大體後世營利之臣  
筭及刀錐而不顧國家之體如賣馬糞之類者亦不  
知其幾也

突厥以薛仁貴流死象州帥衆入寇及仁貴免曹示  
面乃下馬列拜遂巡引去回紇以郭子儀已死入犯  
渭橋及子儀單騎往諭下馬羅拜而退可見文武大



言身法錄  
臣立功絕域為敵人所服者慎不可輕為罷徙以快  
敵心蓋國之重輕係於觀望故也文法之吏喜以三  
尺繩人尅核之流好以微瑕指摘徃徃折長城於萬  
里摧隆棟於夏屋而國亦隨之古今若此衆矣可為  
短氣

光宅元年路元睿為廣州都督有商舶至僚屬侵漁  
不已商胡訴於元睿元睿索枷欲繫治之群胡怒有  
袖劍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登舟入  
海追之不及此可為邊吏侵牟之戒中國之御夷狄  
惟恩惟信可以伸威平時吏士侵漁上不能禁使其

積忿在心卒有不逞所損多矣

裴炎當高宗之世文致故太子賢誣以大逆及中宗  
即位實與廢立之謀至勒兵入宮過亭下殿武后之  
勢不可嚮邇炎有力焉武后欲追王其祖炎乃力諫  
以呂氏為比敬業兵起又勸返政睿宗遂為武后所  
殺何前倭而后忠也豈見中宗之昏真以為可廢而  
欲以霍光自處耶抑不知武墨覆國之謀而以為可  
制邪立廟之議炎曰事當防微杜漸此言是也殺一  
太子廢一帝如反覆手此猶不足防且杜耶與其使  
睿宗親政相太后勢成之日何如保中宗不廢于太



后初政之年也緋衣小兒死于片火亦自焚爾  
垂拱中朝士有左遷清宰相自訴者內史騫味道曰  
此太后處分勢政劉禕之曰緣坐改官由臣下奏請  
太后聞之貶味道而遷禕之君臣同體豈得歸惡於  
君引善自取乎此可以為後世柄臣戒矣在禮善則  
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也後世柄事之臣以德自  
任以怨歸君迤相沿習遂為成套使人主覺之其不  
為味道之謫者幾希矣

武后以徐敬業之亂欲開密密之門周知外事魚保  
宗上書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太后善之未幾  
其怨家投匱告保宗為徐敬業作刀車弓弩殺傷官  
軍遂伏誅然告密之令自是盛行而來周索侯之徒  
用事矣保宗以一言啟武后殺機禍及海內而先事  
受誅曾不旋踵天道好旋不俟終日慘覈之徒可以  
寒心矣

索元禮來俊臣設為訊囚酷法至於泥耳籠頭枷研  
楔轂楣膺籤爪懸髮薰耳其名有定百脉突地吼死  
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跡又有鳳凰展翅驢駒拔橛  
仙人斲果玉女登梯等名古有炮烙之刑不及是也  
此時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公卿大臣朝不保夕陳正



字好昂屢疏切諫疏正千古武后雖不肯聽亦無以  
罪也子昂當武后之朝數有獻替詞婉意切以則天  
之害多所容納魏徵之後一人而已使其得至大位  
處狄公之權必有轉旋乾坤之功可謂有唐一代人  
豪矣感遇諸詩英風正氣溢於辭表非雕章繪句者  
所能得其萬一

武后所用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後又得侯思正王弘  
義二人皆市井無賴以告密拔擢立至通顯所夷戮  
誅滅備極慘毒從古所未聞也而司法之官乃有徐  
有功執法平反不阿上旨前後全活數十百家武后

雖好殺知其正直敬憚之時論有方之張釋之者潘  
好禮曰釋之所行甚易公所行甚難此確論也其時  
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  
知不可徃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  
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  
兩狀列上日知果直若日知者不獨司法之平亦可  
為大臣任事者之戒矣

侯思正賣餅兒也以告密進用求為御史武后曰卿  
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  
武后悅其言即以為御史此何等世界也如思正者



斃虺雕虎殺人吮血比於觸邪之獸不亦左乎  
武后之虐即石布符生不如是也無論宗室大臣駢  
首就戮即自殺子孫如刈草管佛家所謂宿世孽也  
許王素節徵詣行在道聞遭喪哭其曰病死何可得  
乃更哭耶素節與澤王上金皆高宗子也為武氏所  
殺及其諸子而故太子賢乃武氏所生既已先受屠  
戮又鞭殺其二子而唐之宗室幾無噍類矣天地何  
心鍾此不仁之氣使之毒痛天下如此

傳遊執請武后革命遂拜宰相朞年之中歷衣青綠  
緋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不及一年而誅宗楚客亦  
以潛勸革命進位宰相不及一月而竄豈武墨雄黠  
亦有斬丁公之意邪抑志得而誅也

武后時有高麗泉獻誠及薛延陀之種薛咄摩皆在  
宿衛太后嘗出金室選宿衛善射者五人賭之獻誠  
第一以讓咄摩咄摩復讓獻誠獻誠乃奏言陛下令  
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此射武  
后善而從之此即金日磾不受顧命之意也夷狄之  
豪不惟忠勇過人且有識畧如此中華士類不及者  
多矣

武后用事酷吏如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之類所夷滅



各數千家已而皆為武后所殺徐有功杜景儉輩以平恕存心所全活亦數十百家已而竟免於禍何武璽之誅賞違其所好如此蓋天道也士君子行已當官若有定見定守即當苛政之世濟之以寬不惟保全民命陰隲弘多即於祿位身家未必有損而世有殺人以媚人如恐或後者亦未思禍福之有定耳武后操誅賞之柄以籠絡天下故嘗有不測之恩威鼓舞一世所嘗親信一不稱職輒加刑戮不少顧惜至乃危言切諫或以誹謗上聞往往優容終無所問故能駕御一世莫敢誰何當時英賢亦樂為之用使

在丈夫漢武之流也

李昭德非正人也然其反周為唐之功不在狄仁傑下世末之察爾方武后盛時朝士使洛陽人王慶之率衆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太子宰相岑長倩輔格元固稱不可皆為武后所誅一日王慶之忤旨命昭德典杖昭德引示朝臣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撲殺之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世業豈得以侄為嗣乎自古未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武后亦以為然已而又論諸武之權太重武后曰



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何如子之於  
父子猶有慕弑其父者况姪乎承嗣為親王宰相權  
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  
未之思於是承嗣攸寧並罷政事而武后於廢立之  
計遲回不決以至反正昭德有力焉仁傑之言在武  
后将衰之日昭德之諫在武后方盛之時其難易不  
同何啻倍蓰世徒知稱仁傑而不及昭德豈以其人  
地之不同耶抑仁傑收其成功為人所睹記也  
宰相樂思晦為武后所誅男未十歲沒入司農已而  
來俊臣等羅織狄仁傑等七人誣以謀反樂氏小男

上變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  
陛下法為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擇朝臣忠清陛  
下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  
稍寤乃召仁傑問其情實具得俊臣之詐於是出此  
七族樂氏小兒之功與外黃舍人兒相類可謂出群  
之俊而史不著其名及後所成就殊可惜也然此而  
不為其父訟冤効死而為諸公上變所處有未當者  
視本朝鄴氏兒十二歲上書訟父者似不及矣武后  
屠戮朝臣如刈草管所誅宗室數百人大臣數百家  
一有株連動至赤族而禁天下屠宰及捕魚蝦何其



不仁於人而仁於物也豈佛氏之教禁宰牲而不禁  
殺人邪

突厥默啜作亂武后以僧懷義為大將以李昭德蘇  
味道為長史司馬以僧為將而以宰相為參佐此何  
典也昭德極諫默定唐室其勲節氣魄豈一時所及  
及與懷義論事為其所撻惶惧請罪能抗武后而不  
敢迕懷義何也史稱昭德恃太后委遇頗顯權使氣  
人多疾之後為丘悖所論至云臣觀其膽乃大於身  
鼻息所衝上拂雲漢遂為太后所逐以此知昭德乃  
機警雄點之士徒恃武后之寵敢以進言宜其不敢

與懷義迕也

太后時箕州刺史劉思禮以相士張景藏稱其當貴  
遂陰結朝士謀而不軌為吉頊所告太后使武懿宗  
拊之風令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引平章李元素  
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同時族誅武后  
羅織之慘以此為常而禍端所起由思禮信相人之  
術以至此也巫卜之流禍能赤人族如此在治世也  
誠不能覺彼當昏霄之朝可不以為戒哉

神功元年用突厥默啜為可汗默啜求六州降戶並  
穀種繒帛農器鐵宰相李嶠以為不可姚疇揚再思



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並給穀種四萬斛雜絲五百段農器三千鐵四萬斤而默啜從此益疆矣謀國若此不亦險哉

石車騎之禍起於綠珠喬左司之族階於碧玉孫秀武承嗣者以漁色而族人一何慘也而尤物之害至於如此亦可畏矣故曰甚美必有甚惡然綠珠墜樓碧玉墜井亦不負二子之死也

武后時有朱前路者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他日又言臣夢陛下髮白再玄齒落更生即遷駕部即中他日又言聞嵩山呼萬歲即賜緋魚袋

一時士類無不兒戲至於如此以武墨之黠豈不洞其欺罔而其心為所給弄好諛之弊也

周興來俊臣既誅武后一日謂侍臣曰向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遂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姚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權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



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向  
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  
合朕心此與田千秋悟主之功同皆會其氣竭理極  
之時故一言而喻也氣竭則已有悔心理極則適反  
其數所謂為於可為之時也然觀向時宰相順成其  
事之語則毒雪之罪亦不顯在人主蓋昏暴嗜殺之  
人固出天性然其中必真有一段疑惡之心以為罪  
在不赦而後其心殺之未有明知其無罪而故以殺  
人為美者使為人臣者因其明之所在而釋其心之  
所疑使其洞然曉悟未必無所救正徒以身家之念  
結於心禍福之形搖於外視主德世道以為無可柰  
何以媮旦夕之安者此聖主之罪人也豈惟非事君  
之義亦非保身之道

高宗將立武氏為后訪之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  
必問外人玄宗入武惠妃之譖廢太子問李林甫對  
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二人人事雖不同其諛  
一也武后将立武承嗣為太子謂狄仁傑曰此朕家  
事卿勿與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  
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及德宗欲易太子李泌  
固爭上曰此朕家事何與於卿而固爭如此泌對曰



天子以四海為家今臣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得言臣罪大矣德宗乃悟而止只此數語忠佞邪正了然可辨而興邦喪邦之機亦在此矣林甫何足道可惜英公元勳作如此語

廬陵反正狄公之功為最而吉頊亦有力焉頊與二張同為控鶴監供奉與之親狎從容陳說禍福使求自全二張恐懼流涕問計乃使勸立廬陵以係天下之望二張以為然承間屢為武后言之武后知其謀出於頊召使問狀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耳有梁公之正直不阿明折其謀於外有二嬖之從容悲懇陰回其志於內蓋相資而並用者也事無大小必有機括萬石之弩發於方寸之機六馬之駕轉於一車之轂世徒見其迅而不知其所由也必欲明爭顯諫以移其情之甚愛強持力挽以回其勢之已成事不可言矣

廬陵反正之舉事亦難處睿宗中宗皆武后子也中宗先立黜為廬陵睿宗後立降為皇嗣皆故君也以長以先當奉廬陵而睿宗見在儲宮於地為近作何從違世傳梁公召還廬陵本以強李氏抑諸武爾吉



項二張勸立廬陵以自為功此或有之野史小說多不可信闕疑可也

宗楚客兄弟在位賊賄鉅萬第舍過度及被誅竄太平公主觀其第舍嘆曰見其居處吾輩已虛生耳太平之貴其居處華侈不知何似而猶羨楚客之第不知宗氏之侈又作何狀宜其及也

武氏之亂唐也王侯卿相以下或俛首受爵希旦暮之榮或吞聲就戮其屠割之慘二十年矣其後以忠誠悟主反周為唐惟狄公一人而已至於寵嬖之臣如李昭德吉頊乘間進言不為無助而未敢正言以

攻之也蘇安恒以一介布衣上疏極諫其聲罪之辭如云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云云又云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倚以謝之即賓王一檄無以過之而武后無以罪也殺戮王公如屠犬羊而其心於一夫之言受而不拒何哉馳騁既倦志意已消天性漸萌悔心已動將隕之葉聞飄風而零已墜之泣聽琴聲而落爾然以元勳舊老布列盈庭不如一介布衣為國舒憤唐之士類裂冠毀



冕可矣

張昌宗初逼張說使證魏元忠謀反說不肯從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反武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反而何此一咲柄也伊周遇武后之朝尚遭羅織誣以大逆况其他乎

武后欲稅天下僧尼復作大像李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氓孱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張廷珪上疏以為

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危滅諸相崇無為太后為之罷後二公之言其於挽回匡正甚為得法傳奕韓愈雖崇正論其於感寤人主不能及此可謂崇正闢邪之方矣然武后稅僧尼造像亦自有見後世奉佛皆為僧尼居積今以僧尼所有取而供佛彼亦無辭

姚崇宋璟以相業齊名而其人品相去遠甚璟剛方正直百折不撓而崇以智數相闔尚世取舍非剛強人也廬陵反正崇既嘗與謀及武后遷上陽宮崇獨嗚咽流涕不忍舊主遂為五王所逐已而帝后用事



五王竄誅朝士波及多不獲免而崇獨不被其禍此其求逐之意也五王雖誅二張武氏之族盤結如故重以中宗之昏常氏之縱蓋知五王之必敗矣不早自二安得為其所逐而免於株連哉陳平聞高祖之喪疾馳入臨侍中不出其智與此相類而形迹相反故若姚公者才思智畧亦戶牖之流亞歟

武后之逝也魏元中為宰相武三思憚其忠直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流涕見者曰事去矣大臣當國家多難身係安危如有意外之寵必不可受何者人主視其從違受之則必至

曲從天下以此覘其重輕受之則無所倚重區區一日之寵何所損益於身而坐失天下之望以至危國如此已而常后專政宣淫敗紀元忠與時俯仰不復強諫竟為宗楚客所構至於謫死則何益矣政使無所求矣此不可為柰何忘已徇時反以取禍不亦愚而可憐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與我善者即為善人與我惡者即為惡人爾此病狂之言也然以此意推之世間好惡有不為三思者幾何愛而不知其惡即謂



言文選金  
之善人可也惡而不知其善即謂之惡人可也愛之  
欲其生何但謂之善人惡之欲其死何止謂之惡人  
好惡之於人有豪傑之士所不能免者區區奸寵小  
人復何足道彼但肯訟言爾

天下之事有形本相似而順逆成敗分於毫芒者不  
可不察也武帝之亂法所必裁然中宗以五王反正  
而天下以為功重俊以衛士叩閣而下以為罪順逆  
不同也武氏革命改物毒痛四海義與廟絕五王之  
舉是以唐攻周也可不謂之功帝氏之罪雖不容誅  
然其時中宗在御大物未改重俊之舉是以子攻父

也可不謂之罪乎李多祚武人也併知前日之舉出  
於忠義而不知後來之事陷於亂賊所謂以善為之  
而不知其義者亦可惜矣故孔子稱其弟子但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豈以升堂之賢許之若此良以疑  
似之間毫釐難辨順逆之迹間不容髮君子處世認  
理要真一有錯誤便是人鬼關頭可不畏哉

唐室之亂自春秋列國以來未有其比也武德之末  
太宗殺建成於禁苑而高祖內禪神龍之初中宗以  
五王反正而武后遷宮玄宗一誅帝氏而殤帝遜位  
再誅太平而睿宗還政授受之際皆以臣子稱兵迫



脅君父至於喋血禁門飛矢御幄此何時哉中宗之  
舉名義為正而亦未得其方玄宗之舉功績為高而  
亦不免於篡至若重俊以子而攻父帝后以妻而配  
夫安樂以女而謀位太平以妹而制兄芒芒宇宙化  
為夷狄矣何三綱九疇之有

唐時公主驕奢以太平安樂為最安樂當帝氏之世  
與上官賀婁諸姬依勢用事宰相以下多出其門第  
舍之侈盛於宮掖太平當睿宗之朝與上圖議大政  
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宰相奏事  
上輒問與太平議否此何等政體也太平之才遠過

安樂且有誅帝氏之功若安樂者直一淫縱女子爾  
武后二子如中宗睿宗皆庸主也惟太平沉敏多權  
畧有阿母風使為男兒必不肯如廬陵皇嗣俛首竄  
伏坐視社稷之傾而武后不至革命矣柰何以傾城  
之哲助妖牝之勢卒以謀逆身死天生一種妖氛止  
足自殺其身而已

中宗帝后為樂之方自古未有如與帝后微行觀燈  
則縱宮女數千出遊多不歸者如御梨園毬場命大  
臣拋毬及分棚拔河宰相帝巨源唐休璟年皆八十  
隨戲踏地久不能興如幸玄武門令宮女為市肆公



言身法錄  
卿為商賈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帝妃主臨  
觀為樂如此不可枚舉常氏之淫縱毋論已不知爾  
時公卿大臣文雅彬彬若為作此舉措而不汗顏廉  
耻盡矣  
侍御史楊孚彈劾不避為權貴所毀睿宗曰鷹搏狡  
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苟非  
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睿宗此語真萬世  
人主之法也為人主者能以此為心則忠讜之士得  
以伸眉吐氣為國家搏擊奸邪而謀孽之術無由入  
矣柰何助兔噬鷹自孤羽翼邪

唐時宰相員數極冗進退極輕其體貌亦不甚隆也  
自武后以降一日而罷三四相者一日而誅四五相  
者有其員數多者十餘少者亦不下六七久者三二  
年近者不及數月其輕如此宋時亦然以平章為宰  
相樞密叅知以下皆為執政多至十餘人少亦不下  
六七其間進退與唐時不相遠但地望稍崇體貌為  
尊耳夫以論道經邦之任其冗濫輕忽如此何以責  
輔導燮理之公而為安危寄哉三代以下惟西漢及  
本朝為得體爾

陸象先清淨寡慾言論高簡唐之高士也崔湜私侍



言史漫錄  
太平公主太平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遂兩用  
之此所謂薰蕕同器也湜以妾及二女私侍太子而  
以身先事上官後侍太平其淫鄙無行人類所無而  
欲拔清流之士以掩其倖進之迹為象先者不亦苦  
哉

唐初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厚食傳命而已  
至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少  
及玄宗誅太平公主以高力士為將軍是後宦官稍  
增至三千餘人衣緋者遂至千餘中葉以後人主在  
其掌握朝臣為其指使崇以異王之爵付以六軍之  
柄迄於唐亡遂為厲階其端由玄宗開之也玄宗徒  
以力士之功破例行賞豈知其遺禍之至此哉固知  
婦寺之體無非無儀與其使之有功不若使之無罪  
天下之事難於作始一有變易遂為禍先予奪之權  
其可易見哉

世之論相業者動以盧懷慎伴食為譏初未詳考懷  
慎賢者也清謹儉素不營貲產所得俸賜分給親舊  
妻子不免饑寒卒日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  
以辦喪彼時承濁亂之朝庶庶耻道喪有如此清苦宰  
相乎且以伴食論之唐時宰執官冗權分各有同異



非如後世揆路權有新歸衆皆械口也欲免伴食之  
譏亦復何難然以姚宋之賢共佐中興之治而懷慎  
為之陪貳乃知同心戮力以濟太平正復伴食豈為  
無益哉何者同事者不肖也而曲意阿之以成其權  
則伴食為罪同事者賢也而虛心從之以成其美則  
伴食為能柰何以是少之玄宗曰吾以天下事付崇  
以卿坐鎮雅俗爾夫坐鎮雅俗豈無望者所能正恐  
不稱爾

開元中太廟七室已滿遷中宗於別廟而奉睿宗升  
祔非禮也七世親盡則當從遠者先祧柰何先近乎  
又以昭成皇后祔祀睿宗而祀肅明皇后於別殿又  
非禮也肅明睿宗元妃當祔而別昭成玄宗生母當  
別而祔是逆祀矣姚宋諸公豈其不閑於禮而因仍  
陋習苟且遷就何以示後也

姚宋之為相也高仲舒齊澣皆為中書舍人仲舒博  
通典籍而澣練習時政姚宋每坐二人以質疑曰欲  
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此姚宋  
相業第一過人事也世之為政者工謀身之念而闕  
憂國之心養居尊之體而忘下問之益有所造膝而  
語附耳而談非必高確典籍諮詢時事也故博通之



士阻而進孰之徒狎矣  
宋璟在位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並獻其文璟判  
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論豈宜  
偷合取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此  
真宰相舉動也朝廷設科目選舉以待天下之士猶  
有奔競嗜進之徒巧竄其中不可禁遏若復別開倖  
門以長澆競則士之冒沒廉耻以求仕進者將不可  
勝數矣武帝之後士風已偷非璟特正已流鮮有知  
邪正之辨者璟亦賢相矣哉  
古者父在為母服朞武后改服三年開元中盧履冰

褚無量請復其舊諸人爭論連年不決行之各從其  
意夫禮有壓降其義甚深然非人情也怙恃之恩等  
於天地而人子之服乃有所隆殺其間聖人制禮之  
初恐不如是殆習禮者過爾夫意有出於私而其法  
則公人有至邪而其事合於正者君子有取焉

宋璟蘇頲為相獄多滯民間怨之優人作魃狀戲於  
上前問魃何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  
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玄宗  
以為然遂罷二相夫二公賢相也一舉不當未必召  
災而以優伶之言遽至於罷不亦惜乎近世政尚嚴



切每省決獄動至數十以盜捕獲者不在是數已而改以輕典至十年不決獄水旱之災幾無曠土魃當為誰出邪

開元十年勅宗室駙馬非至親母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此蓋有為而發宗親之禁頗涉傷恩非睦敦之道至於卜相占候之人不交官長此良法也公卿大臣事當避忌占相問卜欲以何為平時訪問休咎計筭得失其於形迹已為不雅至若挾震主之威處履盈之勢而猶從卜相之流占視休咎卒遇構陷可至赤族顧平世不覺爾近世卜

相之流假托朝貴乞丐四方滋弊耗財不可枚舉議者屢形奏牘備加防禁乃竟無慮及於此者亦未見古人成敗之已事耳

貞觀間張萬歲掌國馬蕃息至七十萬匹開元間王毛仲掌馬蕃息至四十三萬即今隴右監苑之地也後世牧政不修圉人虛設至歲市夷馬苦於無用古今相越何甚遠哉

玄宗恐吏部選試不公乃分為十銓以禮部尚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吳兢疏諫以為萬乘之君下行銓選之事已而停止玄宗此舉可謂不知體矣六



曹之設如人五官視聽持行不相為用耳而不聰當治其耳不當以目聽目而不明當治其目不當以耳視况欲以元首之尊代股肱之任哉  
古時宦官有妻高力士娶呂玄晤女為妻呂氏卒朝野致祭自第至墓車馬不絕是也宦官有子張讓得罪向子婦叩頭請於太后是也

蕭嵩數與韓休爭論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聖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此數語者可為人臣知止之規矣世有主

上已厭而不肯求去者視山梁之雉何如哉

蕭嵩以韓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入相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嘆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史稱休為人峭直不干榮而嵩以為易制必其內有執持外無圭角故也夫內介而外和守方而履員此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而璟亦不知也及其當事乃嘆賞之使休不為相璟以為何如人也嗟夫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士之自見於世良亦難哉且夫權寵之臣有所引用無不欲其同心然士人立身行己自有準繩豈以一日之知而喪平生之守必不然矣休亦賢



矣哉  
劉秩論私鑄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  
威禁此名言也故善為國者操羸縮之柄以制利害  
之權使其上不至於不可賞下不至於不可刑故私  
鑄之禁不可弛而坑冶之利不可開也  
唐初以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後以其位輕不能服  
衆始委禮部侍郎然其體甚輕去取之間請托公行  
曾無愧畏有以公主傳教而得狀首者有偽為吏人  
齎書自見者士之進身幾如吏卒何以責理化為  
開元二十五年天下漸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有

鵲巢其樹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玄宗歸功宰  
輔李林甫牛仙客賜爵國公一鵲巢之應而疏三公  
之爵可謂誕矣以此為招鳳凰集獄院何碧梧之敢  
棲

李林甫附私武妃譖殺太子因勸立壽王上以肅宗  
年長猶豫未決寢食為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因曰  
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  
曰汝言是也由是大計遂定林甫惠妃表裏相應已  
成奪長之謀非力士一言決策則開元之末禍起蕭  
牆不至天寶而亂矣若力士者豈非閹戶中之賢者



乎肅宗既登宸極以李輔國之譖使之播遷而死可謂以怨報德者矣

李林甫牛仙客同為宰相林甫為吏部尚書總文選事領隴右節度使仙客為兵部尚書總武選事領某節度使內總選法外領兵權將相之任於是極矣房杜姚宋以來有此勢位否大臣權位太隆即非治平之象歷々可徵

漢至武帝唐至玄宗如四時之有夏如一日之有午極盛時也其時郡國殷富帑藏充實國用豐衍物力煩鉅而人主之侈心浩志因以成焉漢以虛耗唐以播遷而大運亦從此衰矣盛夏之後繼以收藏亭午之餘繼以簞旻天時氣化盈虧相乘蓋有莫之為而為者也

天寶元年置十節度使以備邊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劔南嶺南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百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二十萬匹糧百九十九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天寶元年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宗皇帝於丹鳳門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函谷關



尹喜臺旁求得之改桃林曰靈寶即今靈寶也明年  
清河人崔一清復言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藏  
符於武城紫薇山遣使求亦得之即今武城也於是  
上元玄父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又奉皋陶為德  
明皇帝以其為李姓所出也道家者流撰述無根之  
語以欺世主以玄宗之博洽胡不引史傳以考之夫  
上御大夫周官無此名也史記老子傳叙述參差不  
甚了了其在當時已無可證據此如何有於千年之  
後而復知先天太皇之官者邪老子曰天下有道其  
鬼不神使老子屢見神異以示世人則其鬼神矣豈

所謂萬物之始邪

周興來俊臣用事於武后吉温羅希奭用事於林甫  
縉紳大臣駢首就戮不啻草菅刑濫政失未有甚焉  
者欲無亂亡其可得乎

李北海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  
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爾夫有干將莫邪之利而不  
虞缺折則步光承景之流也幾於上智矣

李林甫以楊慎矜附已引為羽翼凡林甫所欲排陷  
慎矜皆為羅織已而漸見寵任復為林甫所忌王鉷  
遂構其罪至於誅死其文致之由則以祈禳事也慎



矜以父墓田中草木流血因術士史敬思設道場禳  
除旬日血止因以羨婢明珠遺敬思敬思載婢過貴  
妃姊柳氏樓下為柳所奪以獻上問所從具以實對  
而鉞因此構之以阿林甫故慎矜不免為枝藝之流  
妄談禍福不可輕與之接若此事者可以寒心矣  
李林甫權寵既盛其子岫嘗以滿盈為惧一日從遊  
後園指後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  
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楊國忠亦謂人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  
稅駕之所此李斯所嘆也自古權奸受寵處盈履滿

於倚伏之機未嘗不畏但勢不可回爾然使平心順  
理奉公守法明無人怨幽無神譴夫何滿盈之累  
唐初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  
士民或不之避至林甫為相自以結怨已多常虞刺  
客出則步騎百餘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  
步外凡唐詩所誇宰相鹵薄之盛皆起於林甫也其  
後武元衡被刺增置衛卒其時則不得不然矣大抵  
將相大臣權寵居位在開國時輕在末世重在太平  
時輕在艱難時重在一統之世輕在偏安之國重在  
中國輕在外夷重自漢唐以來名公碩輔其權位皆



不甚隆可考而見也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酸胡人必能為朝廷盡死於是祿山遂領節鉞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皆在北邊而安史之亂成其故不過林甫固位之謀爾一念患失傾人國家如此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漢時以殷後為般紹嘉公周後為周子南君唐時以元魏之後為韓公宇文之後為介公隋之後為鄴公謂之三恪後有言者謂唐宜承周漢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乃求殷周漢後為

三恪而廢三氏之爵漢唐時猶有古風開元以來此禮不聞矣

天寶故事揚國忠本張易之之子也易之承恩武后每休沐歸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母恐張氏絕嗣密令女奴蠙珠上樓遂生國忠史云易之甥也當其用事時奏雪昌宗兄弟復其官爵云云所傳不同摠之淫妖之氣鍾於一本麀狐箕服匪由人興厥有自矣

唐睿宗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入道為女冠以資武后冥福即金仙玉真二觀也唐詩二主山池奉和應



制皆有遊仙之詞以此睿宗割愛女之恩以報其母則誠孝矣高宗在天之靈不當資福邪抑以武后之霍當受果報而為懺其罪也不孝不經莫甚於此

讀史漫錄卷八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唐玄宗至憲宗

祿山之入陝洛送死之勢也北有李郭常山之兵以斷燕雲之路南有張許雍丘之守以扼江淮之衝祿山資據東都止有汴鄭數州西向而求逞惟潼關一路耳而竒舒翰以二十萬之師據其盤要何止一泥丸之力乎然一敗塗地不可復守者何也楊國忠為之也天下以祿山之反由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祿山



起兵又以誅國忠為名國忠大懼翰以賊兵遠來利  
在速戰官兵據險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衆兵勢日  
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禽也而子儀光弼亦  
請引兵北收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之賊必內  
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待不可輕出使玄宗能用  
三人之策賊如在四面網如釜中魚爾乃國忠疑翰  
謀以請令進師趣戰至使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拊膺  
痛哭引軍出關而二十萬之師遂為魚肉矣以一邪  
臣之害坐失萬乘之國安危在所任不信然哉  
安祿山之反國忠激之也奇舒翰之敗國忠成之也

國忠之所以擅主徒以貴妃耳一婦之寵至於亡國  
清平調詞名花傾國之語殆其識乎天子一怒千里  
流血蛾眉一咲萬里流血天生尤物端有以矣方玄  
宗西幸皇孫妃主多不能從杜詩哀王孫之謠蓋實  
歸也馬嵬之變視貴妃之死而不能救所謂不能克  
之不足以保妻子邪

肅宗恢復固李郭之功亦顏真卿張巡之力也何也  
賊入洛陽當四戰之地西得關中而不能守真卿扼  
之於河北而斷其巢穴張許扼之於睢陽而遏其旁  
出彼安史者退不能保有幽燕進不能南畧境土喪



回孤城無所倚傍然後肅宗以一旅之師號召於靈武李郭以河北之衆返旆於關中而恢復之形成矣故河北之不失二顏之力也江淮之不失張許之功也不但以身殉國天道人事而已

李鄴侯唐之子房也其事肅宗於靈武調給軍旅匡濟多艱恢復之功為中興第一又能事君以道長善救失有右大臣之風如肅宗恨李林甫欲救諸將發塚焚骨泌曰上皇有天下享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聞陛下此救意必以為用常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

安君親言未畢肅宗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他日又欲立張良姊為后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早晚旬月之間耳此事者真有大臣之義使聖賢處之不過如此惜乎武德貞觀之間無如泌其人者調停於授受也

江左袁氏自劉宋以來世為忠臣如袁淑死節於元亮袁粲盡忠於子勛袁昂矢節於齊朝袁憲竭誠於陳室世篤忠貞以濟其美瑯琊王氏奕世台鼎而歷代佐室皆出其家如王弘佐宋王儉佐齊梁室之興



侯景之篡王克王亮皆為勸進之首是也唐時蘇州  
刺史袁詎耻與王氏為伍嘗曰所貴於名家者謂其  
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利祿者又烏  
足貴乎以此觀之閥閱之盛良由世德濟美為人所  
宗不在衣冠文物之盛明矣

唐時諫官言事先白宰相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皆  
李林甫所立也肅宗即位盡革其弊且令宰相分日  
秉筆及承上旨浹旬而更皆懲林甫國忠之專而然  
也唐時宰相之權本不甚重首揆之地亦不得專惟  
林甫顯橫日久又以陳希烈易制故得擅主執國莫  
之敢指非相沿之舊故更之易爾秉筆承旨旬日而  
更則權有所分勢無偏重救敝之善方也

賀蘭進明言於肅宗曰晉國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  
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  
用皆浮虛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  
社稷之福進明之意則私矣然其比瑄於衍則不易  
之見國家艱難多事之秋須得持重深謀之人可以  
濟事若以喜事之心而附以好名之黨必無事矣  
唐自中葉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  
亦帶朝御已而藩鎮扈跋恩命隆渥三公使相所在



相望迄於五代遂為定制名器之濫莫甚於此矣宋時以臺省侍從大臣罷政出為知州部寺庶官出為知縣猶有此風然其意則以重臣出牧革藩鎮之權迹雖相似而意不相蒙然亦非體也

玄宗至蜀以四子分總天下節鎮命肅宗為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北河東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永王璘克山南嶺南黔中江南節度有使出鎮江陵此時靈武之事未聞內禪之詔未發也諫議大夫高適嘗諫其不可而不見聽玄宗之意以為天下已失其半衆建強藩以固根本即有得失不為他人

所有耳然以生長深宮不更人事一旦擁甲兵之盛據形勢之都謀臣策士遂為借箸而籌請其東據金陵保有江表而江淮之間又成異域矣豈非明皇之失策哉大抵永王之在江南猶肅宗之在靈武肅宗正位儲宮大分已定永王既聞新詔解兵還朝可也而觀兵擅出敕召不從大逆明矣方其舟過潯陽掠李白登舟白於此時或亦欲如李泌之在靈武乘時邁會建立功業而不知岸移舟轉事幾已不同矣順逆興亡較如日月而幾微之辨豪傑之士有不能決者君子於此不能不為白惜也嗟夫據已成之勢



言史漢金  
探未成之迹故竊鉤者誅耳有如玄宗在蜀兵力強  
盛屬有謬人交構其間安知靈武之不為江陵有如  
永王據有金陵興復江左西向請命奄有大號安知  
江陵之不為靈武則白與泌之順逆吾不知其異也  
士顧成敗何如耳

李泌之於肅宗可謂遇矣用則未也方祿山據洛陽  
泌謂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  
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  
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  
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

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留其兩京  
之路陛下以所徵邊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  
攻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至則避其鋒  
去則乘其弊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來春命建  
寧由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  
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肅宗能用此策則  
祿山思明一舉可殲也而為張良姊李輔國所間謀  
不得用卒致兩京再失亂畧未遏可勝恨哉如泌所  
畫千載之後虜在目而促膝之談不悟庸主天下  
事何其難論也



肅宗既復長安即日遣使入蜀表請上皇東歸仍乞  
退位東宮以脩子職表發而李泌入見曰上皇不來  
矣上驚問故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柰何泌請更為  
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  
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肅宗大悟立命中使  
奉表入蜀及初使還上皇語曰予我劍南一道自奉  
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  
避位表徬皇不食即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  
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天  
下事理本不難料有意識人極者得到

肅宗既復兩京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  
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  
兵使百官臨視之然後收繫大理以李峴呂諲議其  
罪狀諲器以為諸臣背國從偽準律應死而峴以為  
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一槩以重法處死恐  
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  
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乃以六等定罪達奚珣等十  
八人斬於獨蒜陳希烈等七人皆賜自盡此於法亦  
足矣然當時人情皆以諲器為刻淫而峴以平恕獨  
得美譽此可以觀士風矣天下之事有當平恕者有



不當平恕者夫人有小過無大逆罪疑惟輕此當平恕者刑故無小人臣無將此不當平恕如公卿大臣受恩深厚一旦因宗杜不守改節從賊受其偽爵甚者為賊所驅反戈內向此不特故與將也此而可以平恕亂臣賊子將接迹於世矣唐人倫理不明綱常素紊大節所在視如汎常何怪其亂日多而治日少也或曰光武不燒通賊文書以安反側乎曰不然擾攘之秋招携懷遠人君之度也順逆之際正名定法人臣之禮也不然見無禮於君父若將容焉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故予以器與裡所見為是峴之調停非

也或曰群臣陷賊者聞廣平之赦則恨其失身聞秦烈之誅則悔其歸順峴之見不有徵乎曰不然天下事先論義理後論利害歸順之機事在一時討逆之法事在萬世若使綱常不正倫理不明即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况可以為治乎其解在衛侯之贖胥靡以左氏也

唐之觀察使即今按察使之名而巡按御史之實也然其變置亦屢矣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置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十道按察使



開元二十年分天下為十五道改為察訪處置使天  
寶末年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又改為觀察處置使  
蓋皆以朝官為之而藩鎮大使皆在所察之中其後  
藩鎮日盛而觀察之權遂輕矣

自漢以來與外夷和親皆取宗室家人子號為公主  
以妻夷酋至唐肅宗時以回紇可汗有克復兩京之  
功遂以幼女寧國公主出嫁而遣親王宰相送焉公  
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天子為之流涕而還  
不又所謂涕出而女者哉堂々天朝以女妻犬羊首  
足倒置未有甚於此者一時詞臣應制奉和聲之歌

詩至謂那堪將鳳女還以嫁烏孫之句千載讀之猶  
為瀆邑其時公卿王將何獨無心不意太宗高宗混  
一方外不一再傳而國勢之弱至於如此誰則使天

李揆乾元中賢相也如論止皇后聖號及調停儲宮  
大有關係唐家宰執如此者正不多得乃呼李輔國  
為五父何也立身一敗百美莫贖可不畏哉

玄宗逼遷西內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  
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州長史當時宰相元勳  
坐視上皇之遷魯無一語而魯公在九卿之列乃率  
百僚上表秉均之人不可以愧乎乃坐視魯公之貶



言史記金  
無一言以救此何心也可心也也坐臥魯公之  
鄴城之圍光弼欲近擊思明於魏而朝恩不從故敗  
邙山之戰光弼欲陳兵於險而朝恩不從故敗以一  
闔豎之操縱而再喪十萬之師國之不亡者幸也然  
不以覆師之罪朝恩而再罷李郭之將何以說  
輔國為兵部尚書宰相朝臣送上馬監供饌太常設  
樂驕縱日甚求為宰相肅宗患之密謂近臣曰輔國  
求為宰相若公卿表薦不得不與使密止之失以天  
子之勢而制於家奴之手勾陳左右隱如敵國門生  
天子之禍蓋權輿於此矣

李輔國與張后表裏擅權晚節乃更有隙張后欲誅  
輔國反為所殺代宗以為有功尊為尚父幫以郡王  
輔國日益縱橫上不能堪乃使盜入其第斷其首而  
去此何刑也張后得罪上皇法所當誅然非輔國之  
所得弑也輔國賊殺母后法所當誅然非盜賊之所  
得弑也殺其母而樹功於子無倫理矣誅其臣而假  
手於盜無紀法矣無倫無法何以為國  
代宗借回紇之兵入討史朝義德宗時為雍王以元  
帥往見可汗責其拜舞叅佐力爭遂引魏琚常少華  
等各鞭一百而死此等景象尚可借其兵入討乎杜



言史記金  
詩有云莫令鞭血地重溫侍臣衣即此事也琚等皆  
侍從大臣出充親王叅佐為夷酋鞭死自古以來無  
此異事而唐之將相恬不知怪是何心哉

唐時借回紇討賊再復兩京功非不大也及詳其實  
不過諸道之兵倚其先聲以寒賊人之膽而引其威  
望以鼓戰士之心故所向無敵爾未必皆回紇血戰  
之力也然至賊巢已傾平行無阻彼亦縱兵大掠所  
至一空甚至折辱親王奴戮貴近賊所不及掠者盡  
歸之於夷矣亦何益哉夷人之狡自古而然戰則攻  
瑕利則徼厚名為助順志在侵漁中國之愚為其所

笑後世有借夷裔之兵以靖邊圉者不可以戒乎

唐初開拓邊境地連西域開元以來置朔方隴右河  
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  
開屯田設鹽牧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史之亂邊  
兵精銳者皆徵入援所留兵弱胡虜蚕食數年間西  
北數十州相繼淪沒於是河西隴右之地盡為吐蕃  
所有自臨鳳以西皆為左衽而關中之勢孤矣其始  
也搜心腹以奉肌膚而域內之為空其既也剥皮膚  
以救臟腑而外方為之敝故善為國者務實其內不  
務廣其外可也



安史既平僕固懷恩留其降將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厭苦兵革苟幸無事因而授之於是薛嵩據相衛邢磁洛貝六州為相衛節度使田承嗣據魏博德滄瀛五州為魏博節度使李懷仙據范陽盧龍諸州為盧龍節度使李寶臣據恒趙深定易五州為易定節度使李正己逐侯希逸據淄青齊沂密海六州為平盧節度使皆收安史餘黨各擁強卒數萬治兵完城置署夷將不供貢賦兩河之地曠若異域而朝廷不能制也方代宗時郭子儀為河中節度表請盡罷藩鎮仍自河中為始使朝廷能用其言喪亂自此止

矣而猶豫遲迴莫為決筴坐失兩河之地當時宰相元載杜鴻漸諸人也

唐之失國皆輕舉之過也祿山未過潼關而玄宗即出幸蜀吐蕃甫至郊畿而代宗即出幸陝鑿輿一動都邑蕩淫賊衆鼓行而入如過枕席矣如宋時契丹之寇從王欽若陳堯叟之言出幸吳蜀則南渡之勢不至靖康而成矣關中之四塞非弱於汴京之四達二夷之兵力非盛於契丹之掃境而安危之機制於頓刻是以觀寇公之功謝安以後一人而已唐則陳玄禮魚朝恩程元振掌兵於北門杜鴻漸元載秉鈞於



言史法金  
朝著雖有郭李之將能効焦頭爛額之功而不能伸  
曲突徙薪之慮即寇公當此時亦一顏魯公而已嗟  
乎後之籌國者遇有非常之變其當以安石準為法  
可也  
魚朝恩判國子監執易陞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  
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人情咲者不可  
測也朝恩竟為載所奏而誅其驗矣荆卿所謂神勇  
之人怒而色不變其實奸人陰險機械甚深其狀往  
往如此非五情之正也

唐自武后以來世世奉佛至代宗時元載王縉杜鴻  
漸為相三人皆好佛法代宗遂深信之胡僧不空官  
至卿監爵為國公京畿良田美利多歸佛寺中外臣  
民承流相化遂以成俗浸淫至於憲宗其風益盛此  
佛骨一表所為砥柱狂瀾也其尤可咲者代宗飯僧  
禁中有寇至則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此謂折衝經頌之間運籌幢鼓之內也不亦愚而可  
咲邪風愆之訓載在經典故有已知此矣  
李鄴侯唐之子房也然其行藏始末有不可解者方  
其贊畫靈武以白衣入侍坐致匡復之功事定功成  
飄然遠引不俟終日固已翔千仞而凌倒景矣及代



詩史漫錄  
宗在御召入禁中為之娶妻賜第擬於俗人一掛世  
網俛首受爵今日隨陳少遊為之長史明日隨路嗣  
恭為之別駕及元載既誅召還京師又以常袞言出  
為刺史刺州典郡隨牒東西坎軻間無地自容一何  
鄙也當代宗欲使為相泌自言絕粒已二十年矣誠  
如其言則泌於婚宦交遊皆已視之慮表自如不繫  
之舟而以人主一日之寵遂盡棄其苦脩豈人情哉  
意者泌不能忘世而又不能忘名不能忘世而不欲  
涉其涯不能忘名而不能為之尾故身為世名所牒  
而迹為天下所窺也其不得與子房並稱有以夫

唐時宦官之權人主不能制人臣得而除也何也陳  
玄禮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皆典領禁兵屯宿外苑  
而不甚供奉左右故其進見有時故當其握兵據寵  
人主雖甚厭惡亦不敢訟言置法以挑禍變然而不  
在左右故外廷之臣得以乘間入奏設法驅除以彼  
無憑社之勢而此無忌器之虞也元載之誅魚朝恩  
惟結其左右親將離其羽翼然後與代宗密計於寒  
食內宴禽而殺之使其常在左右布列腹心君臣之  
間一有言動無不與聞則宰相之謀何由而奏即有  
秘議先發而洩矣彼時宦寺之權雖盛其防尚疎未



至如後世之密也

代宗知李泌之賢以其不容於元載而匿之於外鎮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也知元載之奸布置方畧八年而後誅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後車之載自決棄卜何人之能間而觀之誅不俟七日何時之可湏其優柔不斷如此尚安能保泰持傾以固不拔之業哉郭子儀據兵方鎮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能平子儀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委曲從之此無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

君可賀矣渾瑊鎮河中時奏事不下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此見二公精忠人所不及當時事理實是如此然亦在人臣所處何如承平之世師保大臣不宜見輕於人主艱難之日握兵大將不宜見憚於朝廷體不同也

魏博拒命李寶臣上疏請討連諸道之兵屢敗其衆承嗣奉表請束身歸命此時諸道同心為國共圖有終則西河之勢未至跋扈也而為一中使所壞可不恨哉朝廷嘉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詔罷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王



武俊因說寶臣使釋寇以為已資田承嗣因其間隙使客行說使鄆恒相攻釋魏博之憾而寶臣遂玩寇不討與承嗣合矣垂成之功廢於一旦入彀之虜出而復張是掇人者何物哉

楊瑄為相奏請加京官俸此舉是也常袞為相欲辭堂封此意非也何者天下事有當省者有當費者有當開者有當塞者官冗則當裁有官則俸不可省位過則當退居位則祿不可辭裁其常俸而使之乞資於外官是開其請托之門也法為中人而設已之俸可辭而人之貞汙不可保也是啟其賂賄之端也故原思為宰而不受祿子貢贖人而不取金聖人皆無取焉非不取其廉也以已之廉而成人之不廉君子不為也

唐制天下財賦皆納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及第五琦為度支患豪將求取無節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而宦官蚕食其中盤詰相蒂牢不可動皆琦一言之所致也及德宗即位乃從宰相楊炎之請皆歸左藏一用舊式天下翕然繙之初政之美可謂美誼矣已而瓊林大盈私藏日積厚亡之



言史漫錄  
慘幾於喪國又何其不承權輿也夫公利之主以內帑為外藏而普之於民好貨之君以外藏為私帑而歸之於盜相去遠矣何德宗以一人兼之而自相矛盾邪

天下事有勢成而不可返者即約之以法亦無益也唐時初置戶部領天下錢穀及設度支轉運諸使而金倉二部幾為冗員楊炎正之是也然其時省職久廢耳目不相接天下錢穀無所總領而二使復為炎之變非不善也然不可返者勢也故作事議法在慎始爾祖宗立法皆有深慮自有大壞極敝不可私更非謂變之難也謂復之難也

夷狄慕效中國即衰兆也回紇有國之初風俗朴厚驍健無敵及登里可汗受唐賜遺始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衰寢弱之勢成矣故中國說在匈奴得漢錦繒皆馳之荆棘以示不用然於其虜謀至工也然則虜人有宮室其飲食與中國無異即易與耳而淺見之士哓哓然以啗虜為失計豈不迂哉

安祿山之亂明皇出奔諸王妃妾多不及從德宗母沈氏為賊所得代宗既復東都復得沈氏留之宮中



言史漢錄  
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德宗即位遣使分道訪  
求竟不能得乃刻日發喪追上尊號其實沈后存亡  
尚未定也以天下之大而不得事其母以天子之母  
而不得明其迹從古人以來未有如此之辱者矣然  
則何為而不得曰不敢出也

劉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此萬世良規也近日  
塞上脩守郡邑營造無論巨細必以節省為先其名  
甚美其實無益惟一勞可以永逸不能永逸則必至  
於再勞惟暫費可以永寧不能永寧則必至於再費  
是以為節省之名遺大費之實也計之左者矣

郭汾陽年八十五而終當肅宗即位提兵討賊已迨  
六十矣自是恢復兩京歷事三主天下以身為安危  
者殆三十年向使僅得中壽則朔方一老矣爾人不  
可以無年如汾陽之晚成亦僅見者哉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幾十餘年李元  
忠郭昕閉竟固守賊不能下至德宗即位乃遣使奉  
表間道歷諸胡回紇達於長安朝廷嘉之皆賜爵為  
王昕者子儀之母弟子也一門兩王功名赫著可謂  
難矣

建中兩河用兵度支不繼乃括天下富商錢出萬緡



者借其餘以供軍及括僦櫃質錢總其所得總二百萬緡而長安已空靖康人攻汴盡括京師金帛以奉虜營下至倡優簪珥無不搜括共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都城已空此何策也以長安汴京之盛物力豐鉅風俗侈華而所得止於如此况後之都城不及唐宋萬萬者乎大抵都輦之下必資富商大價以為膏腴平時文物華靡可飾太平萬一國勢至此即出孤注下筴猶可救湏臾之急乃爭以法家文吏之見動有剋削使之不得安業甚者為近倖羅卒所調持其陰罪一舉而籍之一有緩急將何所持乎夫

括富民金帛以救急難與饑人相啗緩湏臾之死等爾并此無之則坐而待斃也

兩河蕃鎮六國之形也而淮蔡為之要害蓋其地在天下之樞西跨鄧宛南連江黃梁楚之郊盡為寇壘於是東南轉輸由汴河而上阻於北道由漢沔而上者阻于南方而關中之吭喉塞矣故淮蔡之間腹心咽喉之地也夫以河北為燕趙魏博為魏淄青為齊淮蔡為韓與楚則唐安得越賊境而有江南哉是其勢與全秦等而不能制山東之死命秦以關內為域無所仰給於外而唐都關中以江淮為外府失之則



無以為用也

唐時諸道兵調發出境仰給度支本道糧仍給其家  
即今之行糧也建中北討魏博四道之兵環魏而軍  
南討淮寧十二道之兵環蔡而軍皆仰給於度支月  
費錢百三十萬緡於是常賦不供而掎克之政成矣  
夫合天下之兵以守二城出縣官之財以食諸道自  
漢晉以來未聞如是之調度也是坐而自索爾

唐之中興也文臣為天下所嚮慕者惟顏魯公一人  
武臣為天下所倚重者惟郭汾陽一人然皆不能用  
也汾陽既復兩京出入將相急則付以兵柄緩則置

之閑散猶且為朝恩元振所持幾於不免故位秩雖  
隆而未為用也魯公歷事三朝優遊列卿未登樞要  
猶且為元載盧杞所陷一免而再不免以死於賊此  
不但不能用亦不能容矣假使肅代以後內則以國  
家大事付之魯公則姚宋之業不足再成外則以兵  
戎之寄付之汾陽則英衛之勲不足再見何至一幸  
陝東再幸承天土宇內裂疆圉外感以至於不國乎  
夫賢才之生使其終於下位不見知於世主則亦已  
矣業已貴為王公爵列卿相而有謀不用有才不施  
可以繫四海之望而不見倚於朝廷可以服四海之



言史漫錄  
心而不見容於時宰天生豪傑亦復何心而使至此也

河北拒命淮蔡阻兵唐之國勢有亡之形矣賈林以一介之士緩頰疆藩招來趙魏離散燕齊其揣摩相闔之機不及戰國策士而一念為國之忠則遠出其上矣方燕趙連兵而武俊朱滔內已有隙林奉抱真命入武俊之壘說之歸化以片語單辭折服其心及朱泚僭號林復往說武俊遂攘袂興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真馬燧結為兄弟西引澤潞南連魏博而滔為杙上肉矣故奉天之後唐幸而不亡者以河北之不從賊也河北之返正以賈林之說也以儀秦之術而成魯連之功林亦義士也哉

唐至中葉禁旅單弱初神策軍使白志貞召募禁兵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及涇卒之亂以五千人入都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而車駕遂出奔矣以九重之居一卒不守五千亂卒入掠宮苑如涉莽蒼至使萬乘蒙塵宗社失守何為至此極也承平日久上下玩愒公卿大臣相與袖手濶視媮且夕之安坐視中涓蠹國殃



讀史漫錄  
民而莫之誰何倏有不測遂至狼狽非一朝一夕之  
故矣嗟夫此豈惟古有之哉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兩  
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而去德宗撫  
其身而哭結蒲為首而葬之朱泚見其首而哭結蒲  
為身而葬之忠義之士不惟哀動人主即寇敵亦感  
焉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  
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悖逆  
之臣不惟上干天誅即父母亦惡焉兩人之事出於  
一時可為萬世勸戒矣

陸贄奏解蕭復有云明則罔惑辨則罔寃惑莫甚於  
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偽  
相混忠邪靡分極中德宗之病蓋人主多疑而能考  
證好察而肯斷決縱有所枉必有所伸惟是蓄疑而  
不好察而不辨則下情不得盡而衆志益不能一非  
御下之方也

李晟以神策之兵與李懷光連兵討賊懷光已與朱  
泚通謀欲緩戰期乃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欲  
以激怒諸軍德宗以財用方窘力不能給又恐逆懷  
光意諸軍觝望乃遣陸贄宣諭懷光欲晟自乞減使



言史漢金  
失衆志乃曰將士戰聞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  
費不言而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  
受指撓而已至於增減衣糧公當裁之懷光默而止  
蓋使減削之議出於晟口則士心怨晟而晟之事敗  
使減削之議出於懷光則衆怨懷光而懷光之勢孤  
矣片語轉移而勝敗之形決於俄頃事幾之所係大  
哉

奉天匡復之功陸贄之謀居多第無論帷幄之中密  
接默道皆成敗所關即軍機之運有不動聲色而制  
虜目中者方懷光與晟合軍逗撓不進其情已見矣

使晟不與分軍則為懷光所制身之不保功於何成  
於是奏請移軍上未敢發而贄詣懷光以片言質得  
其意指即以制命分之晟軍既分操縱由已而懷光  
以一軍孤立始無能為矣此其功為何如

帝王之業難成而難敗以其布置遠而規恢大也安  
史之亂顏真卿賀蘭進明阻之於河北而斷其歸路  
張巡許遠扼之於淮北而杜其旁趨然後李郭之兵  
出入何華犄角而拒之彼安氏者株守洛陽如檻猿  
籠鳥安所往哉奉天之難以討賊克復於外則有李  
晟渾瑊以運籌贊畫於內則有陸贄以連結趙魏而



繫朱滔於河北則有李抱真以輓粟帛而通運道於  
江南則有韓滉彼朱泚者坐守孤城懷光徘徊河中  
無出決戰而二虜已在釜中矣故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萬間之厦非一木之支彼斬將搃旗摧鋒陷陣  
以角一日之勝見匹夫之勇者惡能與論得失哉  
僕固懷恩之反駱奉先之疑激之也李懷光之復叛  
孔巢父之迂激之也奉先宦寺之流本無足責巢父  
有賢者之名不達事變誤國殺身可為迂措大戒矣  
雖然懷恩非奉先亦反懷光非巢父亦反反遲不如  
反速何也二人者有功於國召之使來必且固要爵

賞雖傾帑藏不足以資用而為小人所構必且復反  
正使克平勞費百倍故激之使反蹴之速斃未必非  
策也然此兩人者非能知此直是庸妄不達事機

李晟之誅田希鑒李泌之逐達奚抱暉皆以片語論  
之制其生死此非人所及也朱泚既死希鑒猶據涇  
原晟以巡邊為名直至涇州與之飲宴即席引為亂  
者三十餘人斬於轅門希鑒時尚在坐晟乃顧曰田即亦  
不為無過以親知當令身首得全希鑒曰唯遂縊殺  
之一軍股栗無敢動者抱暉殺其主將據陝求節乃  
以泌為運使單騎入城召而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



誅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得入故句  
汝餘生為我齎版幣祭前使慎勿入關自擇安處抱  
暉遂亡命而去二公以片語之感勘定大難易於反  
掌此何等威畧也晟久為大將其兵威權力希鑒所  
知無所逃死宜也必以一使之任入不測之軍斥逐  
驍將如比小兒不亦難哉今人動談古今視天下事  
若易然粹有一卒操戈狼狽而竟不能自存於此何  
如

李晟張延賞之際起於一妓晟嘗戍蜀以營妓高洪  
自隨延賞帥蜀追而奪之由是有隙朱泚既平欲用

延賞為相晟表陳其過惡其事遂寢是後二君皆有  
失焉晟以禁旅救蜀張為地主乃以一女子故失使  
將之歡萬一禁旅有變釁起於誰此延賞之失也晟  
居成功之際地在高危乃以一女子故脩怨於張要  
挾君上寢其宣麻之命亦無禮矣此晟之失也至於  
睚眦着胸牢不可解則延賞之機深而晟之中淺矣

唐肅宗時于闐國王勝入朝以國事讓其弟曜身留  
宿衛且三十年有子曰銳生長安王曜上書以國  
讓銳天子遣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  
生長京華不習其俗不可往乃止弗遣夷狄之君而



有夷齊之讓亦一奇也

夷虜之猾黠自古然矣德宗時吐蕃相尚贊結入寇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故其入鳳翔之境狄毫無犯以兵抵城下曰李令公使我來何不犒師於是晟遂為張延賞所構又卑辭厚禮與馬燧請和以全軍得歸歸德於燧於是燧為德宗所疑蓋欲間晟與燧而執瑊爾及會盟之所既敗瑊使免而晟燧二人皆為所間而罷狡夷之謀如此其說唐亦愚矣

李晟為張延賞所構天子命將相和講晟因表荐延賞為相且為子求昏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盃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中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此數語切中事實古今人情不甚相遠然所謂文士者是延賞輩一種人品外寬內忌機械鱗甲藏而不露故可畏也若乃正人君子光明磊落肝膽照人即有不平一語而解何至如晟所云顏魯公陸宣公皆同時文士晟謂有此否

吐蕃之請和也李晟韓滉以為可擊而馬燧張延賞以為當和蓋張馬皆與李有隙欲反其言也德宗以



猜忌之性入離間之言始也罷晟而信延賞繼也智柳渾而疑燧反覆墮敵術中而不覺矣彼延賞者徒以睚眦之隙施媚嫉之術使諸將解體勅敵得志幸而人心厭亂爾不者誤國之罪豈在盧杞下哉李懷光之功為盧杞所抑而反李晟之忠為張延賞所中而罷此二人者忠悖不同也其於安危之計間不容髮則有幸不幸爾李泌一言而韓滉得安江淮百萬之粟致於闕下十五州之地安于覆盂君子小人之效亦較然矣而世主不悟謂之何哉

清水之盟李晟柳渾所料同也未盟之先疑晟而不疑渾既敗之後智渾而不智晟所謂賢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也忠臣之事君滋不易哉

德宗欲分宰相之任以軍旅糧儲吏禮刑法各屬一人李泌曰不可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鄴侯此言與陳平錢穀刑獄之對相為互發可謂識相體矣近代以首相掌銓曹次相掌憲臺所謂侵有司之事非政體也吏過兵過者吏兵二部奏選文武職官皆過門下有違失則駁正六押者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案分



押六司故云彼時給事舍人之職其重如此吐蕃西戎之一種回紇即回鶻亦突厥十姓之一也天寶以後國勢始強吐蕃據有河隴薦食西郊回紇跨有漠北憑陵上國虜運之強良有以矣乃其兵機官制文字語言儼然與中國同風即朝廷賜書宣諭皆脩辭命之體文采煥然類非椎結之群所能了解何其聲名文物遽至此也細思其故蓋華夷混一闡出無禁必有中華人士逃入其境為之運籌制算以成建國之模文物典章因而大備安得不與中國抗哉以是知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使戎狄梗化方為寇敵中間往返亦自不易惟至開關通好混為一家道路既閑譏察亦簡則浮游之徒得入彼地而中調之奸得遊我闈矣然則闡出闡入之禁在通好之日尤不可不慎也

貞元三年有妖僧李軟奴結禁衛作亂上命內侍省催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吾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曰晟新罹謗毀中外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請付廷推以安人情朝廷之臣無連坐者泌之舉有益於朝政大矣然古今事機際可想見國家有意外之虞興起大獄若皆付



之法官必無枉濫乃不付外廷而使中人主之勢必  
株連蔓引流毒縉紳而後已此不可不防也晟以上  
相元勳處危疑之地當諛譖之交一有舉動易於牽  
連安得不驚懼哉

德宗好財又當空乏之會每於諸道節度有所宣索  
一日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值錢五十萬緡今  
歲僅三十萬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  
曰古者天子不索求財請不受貢獻及罷宣索臣請  
歲供宮中百萬緡已而淮運錢帛二十萬至郡泌悉  
輸之內帑司馬公以為泌欲餌德宗之慾而豐其私

財是啟其門而禁其出也此雖正論其見迂矣天下  
之事決塞有機小有所啟則大有所閉否則一決而  
潰所傷多矣當時兩河藩鎮陽奉正朔淮蔡之間明  
阻王化豈可以求車之令興問鼎之心故貢獻宣索  
之罷否乃治亂安危之機不但崇侈殖財為君德之  
累而已故泌之豐其私財正所以塞之也何司馬公  
之見不及此耶

貞元四年咸陽有人上奏臣見白起云正月吐蕃必  
大下當為朝廷破之已而吐蕃入寇為邊將所敗上  
欲立廟祀起贈以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



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上咲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泌之諫是也惜其辭有未盡者起以坑殺降卒毒流萬世據佛經所載數世之後尚在地獄詞雖近誣理則有之死而無知咸陽所見妄也死而有知起之累劫孽報無可疑者安能為異代之主杆禦邊陲乎且列國之將不可贈以三公尚書天子之卿獨可贈邪總之古今官名原不相蒙起但知大良造為高位武安君為封邑安知千載之後何官為尚書何官為司徒而以是贈之不但誣神亦誣起矣此等舉措皆如兒戲以泌之賢猶不了此習俗之所蔽也

李泌以徐州當江淮漕挽之衝地隣李納為所竊據乃以張建封鎮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其下無不畏悅故能保障江淮以通漕運亦一時賢豪也董晉為相慎重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晉之相道未知何道其時天下安危亦未必能有所揆正而其語則知大體矣史乃以為循默取容蓋徒見其迹而未亮其心也後之為相者



言史漫錄  
有所不得於上惟恐人知有所得於上惟恐人不知  
有所怨於人惟恐歸之於己有所德於人惟恐歸之  
於上故人主之德意則壅之而不宣入告之謀猷則  
播之而不隱此其常也如晉所見乃王佐之言循默  
充位之人豈能及此孔光溫樹之對慎重不泄有之  
此道則未知也

李泌一代才也無論左右肅代治亂持危中興之功  
卓然第一即相德宗時數事皆関天下大故而以片  
言决筴較如列眉至今讀之了然如見試舉一二如  
安西北庭控制西域諸國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東

至要害矣吐蕃既平朱泚即請此地德宗即欲與之  
賴泌力諫而止又如德宗反正之初天下旱蝗関中  
斗米千錢西河淮蔡皆為異域韓滉掌東南財賦以  
供京帥為浮言所間不能自保此向背之機也泌乃  
力陳其忠請旨宣諭使滉感悅流涕自臨水濱發米  
百萬而六師萬姓之命賴以不隕此何時也又如李  
懷光阻兵河中伏誅無日達奚抱暉據陝城以應之  
淮江運道水陸皆絕此扼吭之形也泌以單騎入陝  
叱抱暉而遣之如驅雞耳而河中失接運道得通不  
待梟懷光之首而都城已在枕席矣又如馬燧李晟



既成大功為德宗所忌張延賞構之於中吐蕃間之於外二臣一不自保則內而藩鎮納款者將人人自疑而吐蕃之間得行益輕中國非但君臣恩禮之不終也泌乃片言定約使其上下相信二臣得保其終而國勢因以不搖何利如之又如天寶以來西域使以河隴既陷歸路阻絕仰給長安不勝其弊此大蠹也泌庶其有田宅者四千餘人隸天策諸軍使為將卒歲省度支錢伍十萬緡又如德宗止有一子乃以部國之釁欲廢之而立姪此何等大事而當時勳舊之臣無一敢言及者非泌苦口切諫開悟上心至於

流涕闌干洞知寃狀則瑛瑤之禍復見於貞元矣又如德宗以陝州之故心恨回紇而泌欲借回紇之力以圖吐蕃上心必不可解也泌以辱少華之罪歸之已死可汗而以德宗之辱歸之少華於是上心洞然無所復惑遂使兄弟之國化為臣妾寇敵之域變為和親而吐蕃從此服矣三相謀臣察相論議於中猛將宣勞於外豈不有所効而動中肯繁力轉樞鈴明白正大為不可易之論宣公以外鄴侯一人而已唐史舊傳毀之太過以為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又謂好談神仙詭秘為世所輕蓋謗書也總之智畧才識高



言史漫錄  
出一世而以機警辨博頡頏世資則誠有之受知三朝職親地密而低昂毀譽無所依回招充取謗固其所也其不及留侯品也非才也

唐時親王出長州郡入為列曹不知與部使長官禮體何似又其時宰相罷政無致仕者內則布在列卿外則開府節鎮宋時宰執賜罷出為知州通判不知爾時禮體何似漢時宰相罷為九卿然不出為郡也總之於古制遠矣以王者之尊不聞政事可也而夷於諸吏之間以宰相之重罷歸故里可也而置諸卿校之列此非所以尊、貴、矣其於國體不少損乎

本朝宗王之體下天子一等三公以下皆拜伏如禮然不聞政事也卿相得罷即懸車而歸不改其官雖無祿養之資可以自贍而官名禮體亦不少貶漢唐以來所不及爾

人之遭際有大奇者陸贄之在奉天李泌之在靈武造滕閔說借箸畫策人主傾聽將相奉命以齊之仲父蜀之武侯無以過也然泌歷肅代二朝及三十年至德宗始相贄歷建元十餘年始相何其遇主之早而得政之暮邪豈急則湏之緩則棄之邪抑揆路之登各有時也然泌之為相功不加於白衣贄之為相



遇反衰於內相二公之得志正不在相與不相爾  
陸贄奏疏論用人一節有云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  
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夫傷易何以得人  
太精何以失士此不可不思也則天法罔煩密上下  
重跡惟至進退人才反覺踈闊一言合意立躋崇顯  
片辭逆旨即被種夷誅賞之宜則過當矣而操縱由  
已詳畧有法其發也機不可測其用也才無不盡贄  
所謂得人以此也然此惟英主能行之守成之材惟  
以任法為勝耳慎簡之方亦何可盡廢也

唐時宰相權不甚專惟李林甫楊國忠獨攬大政同

列不得與聞其他首揆與諸相固等夷也而大政大  
議相伏不發以至誤事者間亦有之貞元中賈耽趙  
憬陸贄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依至德  
故事宰相迭更秉筆旬日而易此與李泌所論分任  
六曹事正相發宰相之職無事不當問安可分曹無  
日不在官安可分日皆非也

董晉帥宣武陸長源為行軍司馬晉為人仁柔多可  
而長源性剛刻好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既成則命  
且罷由是軍中得安此可為長官鎮重之法大抵喜  
事之人性機鋒銳有所建設必欲求成然亦厭怠不



能持久若請而不許則持之益堅暫許而終罷之則其興已闌不復爭矣長源躁人他日代晉領軍為軍士所殺鬻而食之使晉事從其請不待長源而矣小人之言有切中事理者君子不能廢也順宗在東宮與講讀諸臣論及宮市欲為上極言之衆皆稱善王叔文獨曰太子職當嘗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泣而謝之叔文佞人也其言則正論也以德宗猜忌之性太子危疑之迹而言及大政以逆上心嘻其危矣叔文之言乃事理所必至何衆人之不喻哉小人有識

見處與君子不相遠惟其心出於私而機發於邪以文奸之詞為市寵之具故其與君子背馳矣

德宗之崩定策禁中請立太子者學士衛次公也順宗之疾定策上前請立太子者學士鄭絪也夫絪與次公在唐公卿中不甚著聞而兩朝大命皆出其口可謂有社稷功矣顧命建儲何等大事但以内人中官與一二學士決策內殿而將相大臣拱手受成不得與聞國步亦甚險矣蓋自中葉以後學士當制日直禁中職親地密而兩省宰臣不與帷幄之畫故反踈耳劉克明矯立絳王則使學士路隋草制王守澄



迎立文宗則與學士常處厚共議自此以後皆然唐之學士即漢之錄尚書事而名位稍輕爾

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沮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常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即勸執誼請太子監國執誼譙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放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賣拂衣起出此時執誼附麗王伾王叔文謀專大政視黃裳一老鄉耳及二王既逐奄奄惶沮而黃裳拜相借其氣勢猶得後貶回視當時意氣何如小人成敗在須臾而楊揚自得以為無患者大抵然也

王叔文常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傾心附之既得相位欲掩其迹時時與為異同輒使人謝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耳夫不恥結納小人以求進用而又中道異同以自澡雪此小人之罪人也嗟夫世之為此態者不少矣觀其厚顏可為冷齒

士君子出處語默自有定體不可分毫易也少室山人李渤為憲宗所徵辭疾不至而朝政得失輒附奏陳論此非體矣以為當仕不必辭疾以為當隱不必論事身既隱矣言於何有渤之自處非也若乃元老世臣告歸田里朝廷有大政事遣使臨問國家有大



利害上書陳言則情禮所不忍廢者不可以此例矣

李吉甫拜相感激流涕欲求進賢報國令舍人裴均  
疏所知賢才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  
然稱為得人此一時也何其虛心及牛僧儒李宗閔  
等對策指陳時政吉甫惡其切直請令均等覆策又  
以無所異同俱遭擯逐此一時何其剛愎且均一裴  
均也方用其所疏以褒進才賢而不能從其所策以  
優容忠讜旬月之間意向頓殊權世之溺人如此  
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  
五西北邊地兩河藩鎮共十五道並不申戶口每歲

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  
湖南八道凡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  
戶四分減三而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比天  
寶三分增一疆宇可謂感矣西北諸道率在陝西兩  
河藩鎮則今北直山西山東河南皆為化外朝廷以  
關中為室隔數千里賊境而取給於江南當時跋扈  
之臣有捧一杯土塞河淮之路則關中立稿矣百年  
而後亡者幸也

元和三年以上號覃恩中官奏遣使齎敕分詣各道  
裴均李絳以為敕使煩擾請附急遞中人以舊則請



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為非是柰何不改夫敕使煩擾  
誠所當裁然以詔旨附遞似亦失體然皆不足深論  
獨憲宗論舊例二語可破萬世拘攣之見官府每舉  
一事必稱舊例例之所有雖覺其不宜不得輒改例  
之所無雖知其甚便不得輕開此法守之所循而事  
機之所以滯也夫以文吏之守而裁以迂儒之見天  
下之受其弊者多矣

白居易賢相也而不見大用以詞翰著名為可惜也  
其為學士阻王鏐使相之命收僧孺直言之遜論吐  
突承璀都統之權請罷河北之兵表表正言天下大

計一時侍從大臣無出其右第以一事言之如李師  
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居易上言事關激勸宜出  
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請敕有司以官錢贖還賜  
其後嗣此舉有闕國體非深識之士見不及此跋扈  
之臣不能恪脩侯度以奉國法動撫朝廷過失以相  
嘗試若從其請彼將益輕縣官無所顧忌矣此雖小  
節有折衝尊俎之功不可忽也

德宗受諸道之獻因李泌諫阻而諭令毋白宰相憲  
宗受諸道之獻因李絳諫阻而諭令毋申御史是背  
卿相近臣而與藩鎮為密也彼藩鎮諸臣半屬寇壘



讀史漫錄  
貢獻之受否乃朝廷輕重所關所以嘗試之也乃背  
腹心之秘謀親偵探之詭計所謂利令智昏者邪  
建中之亂有賈林者遊說兩河之間使其不應朱泚  
及元和討河北有譚忠者遊說燕魏之間以離承宗  
之黨此兩人皆說士而忠於為國非儀秦可比譚忠  
者燕人為劉濟使魏聞田季安欲出兵以抗王師已  
入折其謀而說季安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壓  
境號曰伐趙而陰遺趙書求其一城奏報天子以為  
符信季安以為然與趙陰計得其堂陽是雖不擊趙亦難明助趙矣  
使魏不助趙者忠也既歸幽州又以計激劉濟使討

承宗曰燕趙為怨天下莫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  
燕之甲無一人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  
敗忠於上也濟乃自將七萬人出擊承宗而河北諸  
道之師皆會於易定矣是使燕擊趙者忠也跡其指  
畫肇陳有戰國策士之法而一出於正為過之爾天  
之生材何代無之



卷之八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likely representing text tha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or damage.

讀書朝林輝園萊士之出由一也於五為風之爾天

此二將故會分既又定女刺邊華世一皆惠也極其部

其公上地不其於此高入世學亦宗而何必書

燕之甲錄一人衛成亦此百餘部人及無責惠金錄

奉宗曰燕錄為恐天不負天賦今天下外遊者從全





